

王大春 小说作品

泥镇奇人（三题）

邹白话

泥镇但凡认识邹白话的人，背后都说他是个“白话篓子”。

“邹白话说的话，十句你只能信两句。”

“谁信他的话，谁就会成个笑话。”邹白话七岁那年，他爸在街头下象棋，家里水缸空了，他妈等水做饭，邹白话一路小跑找到他爸。

奈何老邹是个臭棋篓子，此时正为一步险招皱眉苦思。

邹白话连喊七八声，他愣是没听见。无奈之下，邹白话显露少年天才，开启“白话”模式。

他扑通一声跪在棋盘前，哭着喊道：“爸，咱家失火了，你快点儿回去救火吧！”

老邹一把掀翻棋盘，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家里哪里失火了？气得他捉住邹白话就要打。

邹白话辩道：“家里没水做饭，我娘火冒三丈，不是救火，是啥？”

老邹理屈，又怕老婆，想想也是，娃子的话虽然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老婆发起火来，那真是比火上房还要厉害几倍哩。

还有一回，邹白话第二天要期末考试，晚上他却还一直坐在那儿看电视，他妈问他：“你的书看完了吗，还不抓紧复习？”

邹白话头也不回地说：“妈，我都看完了。”

考试成绩下来了，邹白话不出意外地拿到了全班倒数第一。他妈揪着他的耳朵问：“那天我叫你看书，你当时咋给我说的？”

邹白话咧着大嘴，死活不吭声。

他妈加大了手上力度，再次厉声喝问：“你倒是说话呀！”

邹白话眼泪鼻涕使劲儿往下流，一边擦一边说：“你当时问我，我就说，妈，我看完了。”

把他妈给气得哭笑不得。

还有一回，语文老师正在讲课，邹白话趴在课桌上打起了呼噜，老师过来叫醒他，问他在干什么？

邹白话瞬间清醒，他佯作生气地说：“老师，你烦不烦呀？”

这句话把老师说蒙了。

邹白话振振有词：“你没见我闭着眼睛在背课文吗？”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如此三番五次，每次他总能凭机敏的反应和一张巧舌如簧的利嘴化险为夷，同学们背后都叫他邹白话。他不在意。又过了半年，他的名号彻底叫响了，除了学校老师，连他爸妈都叫他“白话篓子”。

“白话”，是泥镇土话，意指谎话。细究起来，邹白话的“白话”也算不上撒谎。怎么说呢，他只是爱和人开玩笑，书面语类似“促狭”那种，不管你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他都会看人下菜碟来几句，让你听了忍不住想笑，有时候又会让你哭笑不得。

有一回，马眼镜和人聊天时提起邹白话，有些可惜地说，邹白话这娃子真是亏了。

有人问，他亏啥子？

马眼镜说，他要是肯上进，多读点书，没准考个清华北大啥的。

其他人都点头附和，觉得有道理。邹白话爸妈听了这话，分析一番，也觉得有道理：自家娃子这么灵性，虽说没读多少书，但凭着这股聪明伶俐劲儿，走哪儿起码不会吃亏，如果有那么点儿运气，说不定真能闯出名堂来哩。

他们就给邹白话说了自己的想法。初中没毕业，邹白话就回来在镇里街上晃悠。这时候，他喜欢上了中街一个姑娘，听他爸说要他出门去闯荡，立马急了，死活咬紧牙关不松口，找各种理由不出门。

他爸说，你不能这样天天啃老，再啃下去老子只怕半点儿皮毛都没有了。

邹白话说，怪不得人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可真是比我会白话，我啥时候啃过你半点儿皮毛？

他妈在旁边帮腔，儿子大了由不得爹娘，孩子大了要闯荡四方。你要像那歌里面唱的，娃子你大胆地往外走哇。

邹白话说，亏你还是个当妈的，心咋就这狠哩，还大胆地往外走，你俩这是有多不待见我啊！他的嗓子眼儿里像是塞了乱麻，眼泪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他把自己的表演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哭着说，你俩要是实在讨厌我，干脆把我标个价钱卖给别人得了。

没想到过了三个月，邹白话自己找到爸妈，说他要出去闯世界。

他爸妈脸上不动声色，心里暗喜，私下一打听，中街那姑娘和一个外地来这里开鞋铺的娃子好上了。邹白话一腔深情付流水，悲愤难抑，要走出去疗情伤。

眨眼工夫，邹白话外出打工两年

了，期间偶尔打电话报个平安，说在广州工厂里站流水线。

又隔了一段时间，邹白话来信说到了北京，在饭店端盘子。他爸妈问他，挣的钱呢？邹白话只说，见了世面，长了见识。

老两口明白，儿子在外面肯定混得一般，说不定连糊口都成问题，他们有心给儿子寄点钱，邹白话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那时候，手机还不能视频，邹白话说啥就是啥。老两口干着急也没办法，有些后悔当初放他出去。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放出笼的鸟儿哪捉得回来，由他去吧。

转眼又是三年，邹白话还是老样子，撇着腔调说现在当了领班，前不久刚谈了个四川的女朋友。

他爸妈听得恍惚，儿子出去四五年，每次只能从电话里听听声音，现在长成啥样子都不知道。邹白话的妈哭着让他回来，邹白话说，他现在拜了师傅学艺，不能半途而废，等到期满艺成自然会回来。儿子谈女朋友了，还在学手艺，这让老两口的心稍微踏实下来。

然而，泥镇人对邹白话说的话颇是不信。有人说，邹白话这娃子撒谎扯白越来越精熟了，连他爸妈都听不到他半句实话。

渐渐地，镇上有人传出风声，说邹白话在外面进了传销圈子，好像是当上了小头目等等。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的，就跟亲眼看见一样。

邹白话的爸妈这下更着急了。关于传销的事，他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过，进到里面的人都被限制了自由，住在小黑屋里，拉亲戚朋友投资入伙，按比例提成，拉不到就要挨打受罚，严重的连饭都没得吃，得病也没人管。细想想，儿子电话打得通，说话时神气活现，有两回好像还在批评别人。老两口想驳回这些流言，又不知道跟谁去说，如何去说。

又是半年过去了，突然，一天早上，泥镇人端着饭碗奔走相告，说昨晚从电视里看到邹白话了，满嘴的北京话，说得那个顺溜。说的事都是吃竹子笋箕箕——现编的，一串一串的不打半点儿磕巴，旁边还有个人给他添油加醋找碴儿，两个人一反一正，耍贫逗嘴，逗得台下的人笑得东倒西歪。

马眼镜说，人家那叫相声，是艺术，咋会是要贫斗嘴呢？

剃猪匠朱洪升叹了口气，说，这娃子，没想到还真凭嘴皮子吃饭了。

邹白话的爸妈也从电视里看到了儿子的表演，是邹白话提前打电话给他们说的。

老两口这下算是洗清了冤屈，携手走在街上，昂着头，有点儿扬眉吐气的架势。

走到哪儿，都有人指着老两口的说：“他们的儿子，说白话上说电视了，成明星了。”

一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那眼神很是复杂。

对了，邹白话现在还有个艺名，说是师傅给起的，叫邹云展。

马保国

泥镇人都说马保国是个“闷头鸡”。确实是。

马保国老实，再熟的人，他和人家也无话，经常是抿嘴一笑，这笑里的含义有打招呼，也有问候，还有其他吧。熟悉他的人，也都不怪他。

马保国是陕西安康人，他和秀玲是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不知道他笨嘴拙舌，咋就哄骗秀玲着了他的道儿。

马保国家兄妹三个，他是老二，爹妈也没钱供他们多读书，他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好在他为人诚实，干活不惜力，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

秀玲爹对这事不同意。他是不忍看着自家姑娘从米箩跳到糠箩去。奈何热恋中的秀玲死活认准了马保国，非他不嫁，而且两个人先来了个生米煮成熟饭。这就由不得秀玲爹了。

秀玲结婚没半年就生了儿子腾飞。秀玲爹心疼自家闺女，张罗买下了西街张三三的三间旧房，让他们搬到泥镇居住。这下，马保国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起早贪黑，仓库里扛粮食，汉江里淘沙，工地上搬砖……只要有钱挣，马保国哪样活儿都做，不挑不拣。

没过几年，马保国翻盖起三间平房。没事的时候，马保国爱扛着腾飞沿街乱走。腾飞骑在他脖子上，嘴里喊着“驾驾”，或是“吁吁”，像个小小的马车夫。

马保国脸上泛着笑，笑声不大，甚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有人欺负马保国老实，故意逗腾飞，说，腾飞，飞起来啊！

腾飞来劲儿了。小手拍打马保国的头顶，一个劲儿地喊，驾驾驾！有点儿快马加鞭的意思。

马保国配合腾飞的手势和喊叫，“呜呜”叫着，风一样地跑起来。

实在跑累了，跑不动了，马保国想停下来喘口气，腾飞玩得高兴，不依不饶地喊，驾驾驾……

马保国喘着粗气，说，儿子，让爸歇会儿。

腾飞一个劲儿地催，走，走！

马保国发挥他老黄牛的精神，扛起儿子步履迟缓地走着。

这样的走法，腾飞自然不满意，他哭起来，喊，跑，跑！

口拙的马保国不忍心让儿子哭，他说，儿子一哭他心就疼。他就跑。这样往往比搬一天砖还要累。

秀玲骂他死脑筋，他嘿嘿笑着说，咱买不起玩具，这不是省钱嘛！

一转眼，腾飞高中毕业了，考了个技校。读了半年，他死活不去了，说是站车床，弄一身油，又脏又累，不如不读。

马保国没深究，他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儿子比他多读几年书哩。他是个知足的人，他虽然很少和人说话，但是知足常乐的道理他心里门清。只要娃子走正道，穷点苦点都没啥。

腾飞在家玩了两年，就出去打工了。没多久，腾飞回来说要和同学一起创业，开店卖衣服。

马保国和秀玲商量后，觉得开个店总比给别人打工强，就给了腾飞六万块钱，这些钱是两口子这几年的积蓄。

过年时，腾飞回家，马保国问起他店里的生意，腾飞漫不经心地说，亏了。

马保国一听就炸了。这可是他流血流汗拼命攒下来的辛苦钱，连翻盖房子都没舍得用，就这样亏了？

腾飞刷着手机，不耐烦地说，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

马保国忍着怒气问，人家做生意都赚钱，到你咋就会亏本呢？

腾飞听出他爹话里的火药味，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愿意亏啊？

马保国“腾”地站起来，生气地说，你个败家子，还我钱来！

腾飞更加不高兴了，说，你就是个守财奴，钱有进有出，做生意有亏有赚，哪能只赚不亏呢？

马保国几乎哭着说，六万呐，不是六百，也不是六千，你就给我弄没了？

腾飞的火气也上来了，说，不就是六万块钱吗，我将来还你六十万，六十万，行了吗？

马保国说，你六百块都挣不到，还六十万。败家子啊！他嚎啕大哭起来，也不顾过年不过年了。

正月初五，腾飞一不吭声地背着包走了。

秀玲心疼儿子，和马保国大吵一架。她回了娘家，提起这事儿眼泪直往下掉。

小半年过去了，腾飞一直没有音讯。马保国给他打电话，有时关机，有时通了也不接，发短信、微信也都是泥牛入海。

两口子只好从腾飞的同学和朋友那儿打听情况，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行吧，算你小子气性大，有本事不要这个家，也不要你爹妈了。马保国这样对自己说。

等马保国两口子再知道腾飞的消息时，腾飞出了大事。

消息是腾飞的一个朋友传来的，说是看腾飞的朋友圈，似乎看出腾飞有轻生的念头。再一打听，说是腾飞一直在外面租房住，压根没做啥生意，还欠下一笔巨债。

马保国心急如焚，报了警，自己又四处寻找。半个月无果，急得马保国想要撞墙。

后来，马保国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让他去认尸，还需要做个DNA鉴定。

马保国听说DNA鉴定要花一万多块钱，就拒绝了，他说，儿子屁股上的紫红色胎记就是鉴定。

这个打击，一下子让马保国和秀玲差不多老了十岁。独生儿子就这样走了，今后的日子可咋过？话少的马保国更不说话了，秀玲恨他守财奴，逼得儿子的命也搭了进去，也不理他，两口子几乎成了路人。

今年过年我回去时，听说了这些情况，想上门去劝劝他们。

在街口，我碰到闹四，他说马保国现在不出门干活了，一天三顿地喝酒。之前，马保国酒精过敏，滴酒不沾。现在，他喝了酒就在镇街的街上乱走，逮住人就闹扯，像个话痨。

大家都心疼马保国，有人会耐着性子陪他扯几句，看他一直止不住，赶紧找个事由走开。背后人们会叹息：唉，这个马保国！

谭弦子

老谭叫谭建文，外号叫谭弦子。“弹弦子”本来是对唱戏时弹丝弦人的一种称呼。到了泥镇人的嘴里，意

思却演变为某人说话、做事夸大其词，胡说乱弹的意思。

人的名，树的影，由此可见。说好听点，老谭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不好听点儿，是一个夸夸其谈之辈。

对于这个绰号，老谭早已习以为常，只要是熟人，即便是泥镇街上的八岁小孩，远远地喊他一声谭弦子，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发恼。有一回，郑屠夫的小舅子从福州打工回来，这个毛家梁的愣小子，听他姐夫一口一个谭弦子，也跟着乱喊起来，老谭当场翻了脸，这是哪儿来的小娃子，敢到泥镇来撒野？

郑屠夫看事情不对劲儿，抖着一身肥肉，转身甩了小舅子一嘴巴，说，我让你乱喊，我让你乱喊。

那愣货不知道哪儿做错了，吓得一溜烟儿跑回了家，从此不敢再来郑屠夫家蹭饭，更别说找他姐姐偷要零花钱了。

后来，有人说，这是郑屠夫和谭弦子合伙做的套。谭弦子哈哈一笑，郑屠夫笑而不语，任那些人私下嚼舌。

谭弦子是个能人。在泥镇，提起谭建文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你要提起谭弦子，没有一个不晓得的。这人，咋说呢，他不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能说会道，能掐会算。有一回，谭弦子在街头卖弄他的拆字之术，说是能通过一个字测出人的吉凶祸福。卖彩票的桂圆想让他出洋相，说了个“桂”字要谭弦子给“弹弹”。

谭弦子翻着眼皮，嘴里叽里咕噜念叨了一会儿，然后对桂圆说，木生土中，土掩树木，双土掩木，木难出头。你近日有祸事上身，当心。

桂圆笑着问道，那你说我会有啥祸事呢？

谭弦子眨着眼睛说，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桂圆讥讽他，我看你就是在那超级乱弹。

谭弦子睁开眼，说，祸事有大有小，放屁挣断裤腰带是祸事，走路跌一跤摔断肋骨，出门被车撞了也是祸事。

扔下这句话，谭弦子扬长而去。

桂圆看着谭弦子的背影，和围观的人扯了几句玩笑，没当回事。谁晓得，过了十多天，桂圆守店内急，慌慌张张张街对面的公厕跑。出门时，她不小心把对面来的剃猪匠朱洪升撞倒在地。朱洪升当即就站不起来了。几个人急急忙忙把朱洪升送到医院，一拍片，朱洪升髌骨骨折，要换髌关节。

从那以后，谭弦子名声大噪，但再也没有人轻易找他算命，有事没事算什么命呢？桂圆一时无聊，算个命，自己搭进去几万块钱。

话说这天，谭弦子正在街头闲逛，有个人拦住他，说要给他算一卦。谭弦子一看，这人瘦高个，看起来五十多岁，身上背着双肩包，估计是个外来客。谭弦子心里有事，本不想搭理他，但转念一想，找个乐子，放松一下也行，顺便看看这人用啥手段来忽悠他，就答应了。

瘦高个问了谭弦子生辰八字后，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好一会儿，忽地睁开眼说：

泥镇本是流水河，河水浮沉波生波。无事生非惹烦恼，要想免祸莫甩锅。

四句话像是偈语，谭弦子听得心里一惊。

他平时给人拆字算命，虽说是信口雌黄，但那些所谓的“八字”“命理”，也还略通一二。谭弦子知道有些话不能乱说，有些事要有敬畏之心。

他连忙问，师傅，这话什么意思？

瘦高个耸耸肩，把背上的包放到地上，说，你想知道？

谭弦子说，请师傅说明白点儿。

瘦高个说，命中只有半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凡事不可强求。

谭弦子不知瘦高个这话是自语还是叮嘱，但他知道算命的规矩，不该问的不要问，该说的对方自然会说。他一脸期待，等着瘦高个往下说。

瘦高个说，你这人土命，靠山山陡，靠水水流，靠石头栽跟头，只有靠自己才不会失手。

谭弦子家自打他太爷爷那辈起都是土里刨食，估计再往上数十三代，也是这样，没出过当官的，连读书人都没出过个像样的，不靠自己能靠谁？这话听得他有些泄气，心里对瘦高个轻视起来。瘦高个半笑不笑，继续说道：

嘴是吃饭家伙，手是挣钱根本。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不当心祸上身。

听完瘦高个的话，谭弦子心里莫名烦躁起来。

说来说去，瘦高个没一句好话，自己好端端的听他瞎说什么呢。再一想

到自己随口而出的几句瞎话，弄得桂圆给朱洪升赔了几万块钱医药费，心里也有些懊恼。

谭弦子不想听瘦高个再说了，他从身上摸出五十块钱塞进瘦高个怀里，扭头径直回家了。

媳妇见他回来，有点儿奇怪。这人平常出门不晃到天黑不落屋，今天咋就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再看谭弦子，躺床上蒙着头，没听到半点响动。

女人上前扯开被子，见谭弦子睁着两眼发呆，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好好的，便问，你咋啦？

谭弦子不语，仍是两眼盯着屋顶发呆。过了三天，他悄悄拿了一万块钱交给桂圆。

桂圆不要，说撞人的事与他无关。谭弦子说，钱是身外财，该舍得舍，舍财免灾。

桂圆不明就里，看谭弦子说得坚决，只好收下。

从那以后，泥镇上很少看见谭弦子乱晃的身影了。有时，他爬上牛山躺在山坡上晒太阳；有时，他到汉江边去钓鱼，一坐就是半天，不声不响，像个呆子。

后来，有人说，那瘦高个是桂圆的一个亲戚，听说了桂圆的事，专门过来找谭弦子的。也有人说，这是谭弦子造了口孽，有高人专门来点化他的。

每次有人这么问，谭弦子都是夹着钓鱼竿淡定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充耳不闻。他朝汉江边走，影子落在地上，像根晃悠的丝弦，没有半点声响。

爱中国

迟一宁

一出生
烙印便是中国
黑头发 黄皮肤
血脉里奔涌着百家姓氏
一开口
唇齿间便跃动着华夏的平仄
和着长江黄河的涛韵
诉说国旗 国徽 国歌
那融入骨血的庄严
入梦 亦是中国红在流淌
红瓦 红联 红烛
南湖红船摇曳的星光
从此 这抹红色
便成了 灵魂的底色
扎下 挚爱的深根

爱中国 当潮
盘古开天的长河
探寻文明不灭的星火
爱中国 当辨
诸子百家的激荡
解读沃土沧桑的纹路
爱中国 当察
忠奸脸谱下的世相
文明长卷中的悲欢
在兼容并蓄的底色里
求证爱的真义
爱中国 需捧赤子之心
以勤勉为笔 热血为墨
抚平她行路的创痕
续写她动魄的传奇

爱中国 需有定力
任世界风雷激荡 我自信前行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巨龙昂首 不惧风雨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容自信的中国 自有磅礴魄力
爱中国 不是悬浮的口号
是俯身的耕耘 是沉默的根系
无论身在何方
这颗心 跳动 只为东方
中国人爱中国 天经地义
爱中国 不仅要
读懂方块的骨骼筋脉
更要赋予她
四季蓬勃的力量
在奉献的长歌里
每一个炎黄子孙
都向着长城昂首 对着江河放声
我是中国人 我爱你 中国